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二

三王曾辛馮三李曲二盧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為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鬬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為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佖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

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為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大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禄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鋭悉在潼關吐蕃有釁惟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禄山

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為可收後效遂獨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為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太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

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旣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

節度副大使上元元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
宰輔惟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思禮善守
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器甲完精儲
粟至百萬斛云

哥舒翰

魯炅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
上隴右節度使哥舒翰引為别奏顔真卿嘗使隴右謂
翰曰君與郎將總節制亦嘗得人乎炅時立階下翰指
曰是當為節度使從破石堡城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

後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安禄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捉防禦使封金鄉公爵為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屯淯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炅不可賊右趨乘風縱火欝氣奔營士不可止負扉走賊矢如雨炅與中人薛道挺身走舉衆没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為資糧至是與械偕棄

與山等賊資以富炅挐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仲犀合兵援炅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炅城中食盡米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炅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為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入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

兩騎助仲犀𥁞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鋭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炅故炅得與賊相持踰三月炅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率衆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炅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烟初賊欲剽亂江湖賴炅適扼其衝故南夏以完策勲封岐國公實封二百

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
慶緒於相州炅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人騎三百明
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炅中流矢輒奔諸節度
潰去所過剽奪而炅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炅
鄭陳亳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
還太原炅羞惴仰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
健于武工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

都者恃𧂭敏乗名馬寳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駷馬馳支都不暇鬬直斬其首𤣥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乗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渾王子悉弄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惇城進白水軍使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貲助軍試衛尉卿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

齗膚殊死前鬬血巉而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州
累封琅邪郡公爲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大都
督
子子顔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
年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褒贈思敬爲司徒難得太尉子
顔太師唯子顔子用及封
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廐苑累
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

工部尚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決以禽生斬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襲滏陽追破其衆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勳每入朝所在

暴鈔至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厯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五代宗爲發哀流涕贈太尉謚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及雲京帝必泣然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喪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爲次

從弟京杲字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評咨加異後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趫盪先驅

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駱彭闊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為英武軍使代宗立封庸國公遷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爲工部尚書致仕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滏陽旻逆擊走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

曾孫讜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

後從涇原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建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衆義其爲無敢異言即發儲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倉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涇原節度使安定郡王況行軍司馬朱泚數遣諜人詸之河

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渾瑊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安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孥與背歸之衆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沉挺身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沉太子中舍人沉性簡退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饑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芃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爲京兆尹薦補長安尉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

方清陳莊西絶江劫商旅爲亂支黨槃結芃請以秋浦
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
陽饒之至徳置池州即詔芃行州事後魏少游代勉表
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平
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芃兼亳州防禦使䕶陳潁饟
道便軍興徳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
以給士士恱之違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
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隷屬與馬燧等破田恱洹水上

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圍悅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芃大開壁門納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鋋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權錮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閬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為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為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

務施叔明擢明經爲楊國忠劍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勲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壻恃功而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即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治梓州大歷末或言叔明

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詔可叔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建中初吐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逺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校户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宫掖加太子太傅封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拜尚書

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謚曰襄始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劒南又與子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為斁耗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德宗善之以為不止本道可

為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為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藏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

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尺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况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絶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絶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

在道餘悉還為編人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議雖上罷之

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郜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殁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為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黄河九曲洪濟等城

授果毅別將安禄山反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尤力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脁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歴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劒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収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畤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

衆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二州比為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寛賦斂簡條教不三嵗歸者繈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衍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為鄉黨畏慕大歴中刺史李深署為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

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洺䖍
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眞
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恖亂䖍休正色語衆曰
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云有妄謀衆服
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䖍
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𧦬令撫循
軍中大治初抱眞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洺州叛䖍休遣
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鷄澤又破之守戍

陳利害誼請朝廷以頊為洺州別駕使守洺誼出亦奔魏皆奔魏博即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見誼

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處休悉增俸禀遣就部人以妥安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敬處休性恪敏節用度既沒所部帑廩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為均示五聲有君也以土為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

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於朝云後中和樂本於此子麗成等十人竝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臯節度江西奏爲判官臯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大勲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

昔羿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
累遷兵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
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
順恭恪所以為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
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為陳古今成敗事
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既置酒與賦
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
祕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即以羣代節

度羣嘗客於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太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為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員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為功因必其怒傅致而周内之若不可翻者

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寃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寃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運寃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𨽻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闕咸冀

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為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旣而一不建為容容持禄内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戸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悌及沒悲鯁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王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

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許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陜州大都督

盧士玫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為吏部員外郎善於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内姻乃請析瀛鄚兩州用士玫為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玫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玫闔府皆見囚幽

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除虢州刺史復為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王思禮傳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舊書遷戶部尚書

辛雲京傳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舊書官至北京都知兵馬使代州刺史

盧羣傳少學於垂山○舊書少學太安山

唐書卷一百四十七考證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三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濞為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留彰母所既長志膽沉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

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没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欵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薛岌以兵刼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岌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入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亳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

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供儗讓不受時韙其能然猜阻忮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留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

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太傅
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勲被貸

坐妄自陳貶施州别駕卒贈右領軍大將軍又加贈揚
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
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
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令
通辛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
州團練使闕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
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郤之後爲賊攻焚廥聚破屯柵
通大懼重塹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

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棄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留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謐開元中提衆納欵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没諾干二人齊名没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寛裕事親孝天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内

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沉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也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即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

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即歸且僇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為巳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巳

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敢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

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鬭緩之則攺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束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

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
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
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實
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
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鋭卒六百佐晟赴難
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
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䔍而已
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

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為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謚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廄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廄皆廢而閑廄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牧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

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
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
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兗海節度使終左
龍武統軍
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
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
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沉毅頗通書

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茂昭爲留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嫚罵武俊怒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

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留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既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廄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令其子克讓從子

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説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册贈太師謚曰獻武帝思其

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骫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婞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内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

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為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衆心乃定從河陽三城入為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

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孱甚安足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巇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況吾城之完乎又紿爲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爲深趙

觀察使賜實封戸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停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蹻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鋭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

七贈司空

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爲天德軍防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党項破射鵰軍洛源鎭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鼇詔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畧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

二千還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嫺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嚾流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疾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衆怒殺都將詣監

軍使丙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刼戰械推糧料判官
龎勛爲長勒衆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
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畏必
誅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収銀刀亡卒艚匿之及
徐城謀曰吾等叩城大呼衆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
得也衆喜牙健趙武等欲亡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提亂
者彥曾不能詰勛忍都押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
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釋甲請爲二屯且

白退戡等府屬溫廷皓謂彦曾曰勛擅委戍一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唱內外必應銀刀亡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可殺彦曾謂然乃禡纛黄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須勛至劫取之遣邏子嬴服覘賊比暮勛至捕覘者知其謀即絶偶人刺虛幟而詭路襲苻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勛與宿將喬翔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璐遁去勛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璐

決汴水絶勛北道水未至勛度比𡨚兵攻宿水大至涉
而傅城不克攻勛刼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陬𡎺
日𡨚覺追之士未食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𡨚皆
走𡨚追躡伏發夾攻之𡨚敗衆殲遂入徐州因彥曾及
官屬殺尹戡等又狥下邳漣水宿遷臨淮蘄虹諸縣皆
下遣僞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露
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勛迎爲上客
問策所出因敎勛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兖鄆西舉汴宋

東掠青齊拓境大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勛無雄才不納僞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尉徐州勛郊迎旗鎧矛戟亘三十里使騎嗚鞞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閲其衆紿爲賊來降六十人妄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即殘魚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

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為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勛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勛日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勛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將李圓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絙賊半度絙絶半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賊别取和州破沭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節度使令

狝絪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勛按甲聽命淮南合宣潤兵戍都梁山勛夜度淮邀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勛合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

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兖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薛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絶勛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受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

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雎園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蹦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彦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冊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為大司馬守徐州

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掇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兖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犇相

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奴𨽻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迥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誨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鄖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

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喻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留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蘄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銳于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宋亳出不意宿圍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

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譸曰龎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纍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苻離苻離不知內之已入即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

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
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勛
焚南城為刺史鄭處沖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
東賊走蘄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
級餘皆溺死閲三日得勛尸斬其子於京師吳迥守濠
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
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
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

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節度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鄜坊節度使

李洧者淄青節度使正已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已卒子納叛攻宋州洧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洧遣巡官崔

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
與成功洧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
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洧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佐
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洧徐海沂密觀察使時
海密爲賊守不受命洧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
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叫歡洧驚疽潰卒贈尚
書左僕射以洧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耻居下
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

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宥赦不罪
劉澭盧龍節度使怦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澭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澭之讓以為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為副大使澭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

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羅令則詒灉營妄言廢立以動灉命擊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因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灉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懾不敢入寇常慨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旣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

昆弟仕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盡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汙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

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内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鋭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内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卧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即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

肯使主軍令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茍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旗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其入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鐫說鉤染

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惸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懽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奧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含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筭冀道揚太和洗濯

僞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襃答且賜今名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宫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楊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

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恤亡弔乏慰士大夫心柰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既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

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曰昨韓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之政四鄰畏卿之威爲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衞入其軍

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
喻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倰吝其
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衞卒於魏是月軍亂幷家
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震悼冊贈太
尉謚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
正注矢聯中融退挾怒之故當李安猜暴時能自全及
爲軍中推廹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
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

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爲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犀年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李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董晥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破

凌雲栅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郤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彊

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縗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

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庭湊脣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蓄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悍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己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即

為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子鐬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鎧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鐬以勸忠烈故貶為州司馬

羣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

死次兄初王母渾諳官請代因縕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

年寬厚明吏治為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年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從天平三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

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閤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留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栢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

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比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即出家資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裒器幣自隨承元使空禇母留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

俄徙鳳翔鳳翔右袤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為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郭左百賈州聚畀時為虜剽皷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䘏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兗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為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庭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庭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為深兾節度使以撓其軍庭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鋭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庭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庭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庭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誚讓克融解而歸庭湊退舍詔並

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
德棣朝京師庭凑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
元翼見延英賚問優縟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
弘正喪庭凑辭以弘正殯亡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
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庭凑曰田公非得
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庭
凑乃歸弘正喪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
賜于朝庭凑遂夷其家

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爲沂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

以良弼褒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為左神策軍將軍實歷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畀時番帳亡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褒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褒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纍鈔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褒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褒內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

綏宥節度使卒褱再易鎮治無可言者然廷凑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槩議者以為難敬宗世褱圖其事上之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賔客用挽彊擊劔相矜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閲大將子弟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叅軍憲誠得魏遷士曹叅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内非之承閒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然而挺亂取

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非
痛洗涎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
𩈚武不盡聽文宗賢之授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
散騎常侍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
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
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予蕃厚憲誠亦上書求覲帝
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章節
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章

故奪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度鄜坊進檢校戶部尚書久之自邠寧以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三十戰中流矢酣鬬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爲貝州刺史魏亂奔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諜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吐

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忠使謝曰前吾木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爲負宜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于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内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爲備鬬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湩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剗漕米行

貫徙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苑沓使游奕兵覘戎有良馬
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
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二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
吾餘奉石患無馬何恐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
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
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令狐張子建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

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舊書作誣與傭教生邢士

倫姦通

張孝忠子茂昭憲宗元和二年請朝○舊書本紀作元

年

唐書卷一百四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至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郃

謄録監生臣杜文海

唐書卷二百四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 宋祁 撰

列傳第七十四

劉第五班王李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竒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

旻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旻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旻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旻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旻旻為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旻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名拜彭原太守徙隴

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
戸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
叔清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
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
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為京兆尹戸部
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戸部讓顔真
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即拜吏部尚書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為太子賔客

俄兼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斗米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厮河為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利然畏為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傜賦半為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為二

利諸将有不廷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行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若舟車既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為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為一病河汴自寇難以来不復穿治崩岸滅木所在廞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為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絶奪攘姦宄夾河為藪為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

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纎食半菽輓漕所至輙留以餽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為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慴伏元載得罪詔晏鞫之晏謂載

黨盛不可獨訊更敕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衮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為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且數百人皆新進鋭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甞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甞言士有爵禄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

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所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榷居大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

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貿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纎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脩行里粗樸庳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

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娼怨益多餽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歷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内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為吏部侍郎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

炎執政銜宿怒將為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㢠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揺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為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揺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於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

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十人天下以為寃時炎兼删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録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

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為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既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為管蕭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閒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使流離死

亡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横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禆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

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沾逮

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為二勝旻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

琇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横斂而軍旅濟為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戸參軍坐私入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開喜縣公衡歷戸部侍郎

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

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

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琇判度支薦爲員外郎琇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已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間其腹心更用徵爲之久乃徙華州厚結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

所獻嘗瞉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

若初者事晏為它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勸刺史李芃斂羨錢交權倖芃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

子潒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為宰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潒按邊調兵械糧餉為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宗立德裕得罪潒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晏兄暹為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為觀察使所畏建中末召為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頎代之暹終潮州刺史

頎字休明河南人初為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翽器之翽

鎮山南東道表為判官翺死亂兵手頎挺出收葬之時
稱其誼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為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
厚之載得罪出鄭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為大
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吾杖下御史劾之以太子
少師致仕卒
遲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杜悰判度支表為巡官累遷
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之宰相欲以潼為使
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稱耳安

敢憚行遂命為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廹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右諫議大夫出為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察使名為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

川時李福討南詔兵不利潼至瑱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間候有畀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天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為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録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

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所出琦勸厚
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彭
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
賦賦所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貲飛
餉函洛惟陛下命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
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
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始進度支郎中
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饒於

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餓𩞯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詒貶忠州長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賓應初起為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

京師郭子儀表為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
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
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
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為太子賓客東都留守德宗
素聞其才將復用名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
峯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
擢進士第調右司禦胄曹參軍高適鎮劒南表為觀察

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綬死衆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郭英乂代適表雒令以病解大歷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

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
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
直時宏已為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
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衆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
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
不念前語宏剛愎以參欺已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
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
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

用吏過惡以聞輒留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已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瓌麗親程役媚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薦為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㮣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尹薛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遂薦滂為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

關內河東劒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
還江淮兩稅置巡院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
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定處處官之不補滂奏
言臣職不脩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有詔分掌宏
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七
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儳曰公所言非也朝
廷不奪公職乃公喪官緡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
使不一歲家輒鉅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

以然上既知之故令滂分掌令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内河東劒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乃窮劾槩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為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為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有名天寳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為顔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為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入關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

即至帝曰道田遠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兵旱無年詔戸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脩荒政紹由員外郎判務遷戸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戸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為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為武寧

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後兵驕難治
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逵唐重靖謀亂紹以
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户部
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謚曰敬
李巽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
萃授鄠尉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名拜給事中出為
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巽鋭於為治持下以法
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紿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為

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廢不振賦入
朘耗巽涖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
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
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吏有過秋毫無所縱朘
慄脅息常如與巽對程异坐王叔文廢巽特薦引之异
之計較精於巽故巽能善職蓋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
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
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巽為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

憯恨輒殺之始竇參為相出巽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巽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巽即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之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斡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償而振要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

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第五琦傳久之為須江丞○舊書累至西江丞

名之會卒年七十一○舊書作年七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五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七十五

李常趙崔齊盧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滎陽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

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劒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謚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柰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為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已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搒索

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葄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

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
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鋭於進且近名凡楷有時稱
滯冗官不得遷吕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
治聲尤髙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詠諸
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為司門員外郎揆
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
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
載閗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

無禄丐食取給牧守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謚曰恭

常衮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遊由太

子正字累為中書舍人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頼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田紇有戰功者得留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鬭奪含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觧禱事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

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
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
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
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
焚帛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
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
宗嘉納還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
度使馬璘為帝寵任有所干請衮皆拒郤元載死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袞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内重綰而顓任之禮遇信愛袞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袞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袞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少詹事趙慧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為洗馬副袞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内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袞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

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
衮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窒賣官之路然一切以
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踏伯以其踏
踏無賢不肖之辨云衮為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
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禄大夫封河内郡公德宗即
位衮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
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為福建觀察使始閩
人未知學衮至為設鄉校使作為文章親加講導與為

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
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
享袞于學宮云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
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潔不自衒賈寶應中方營泰建
二陵用度廣乂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憬褐衣上疏請殺
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
喪免有芝生壙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

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名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田紇詔關播為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賓參當國欲抑為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
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黄裳遭奄人讒詆
務贊韋武李宣盧雲等為裴延齡構擯勢危甚憬救護
申觧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
色變憬不為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
在選賢節用薄賦歛寛刑罰懇懇為天子言之又陳前
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
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為不可得二議庶官曰

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闕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内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仕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歴試之即無苟且之心滯淹之慮五議遺滯曰

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蒙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謚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産其鎮湖南也令狐峘崔儆並為

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為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為尚書右丞峘方貶衢州別駕引為吉州刺史人以為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為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

名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為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没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税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廵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

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饑更以兩稅凖米百萬豪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為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參

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髙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即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間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為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為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

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
楚琳者素慓悍欲介賊為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
不用更示寛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
夜殺鎰以應賊映雅為軍中慕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
史中丞從幸梁道險澀常為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
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踶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
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為人白晳長大言
音鴻爽故帝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

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肩事否可一顧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柰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為感寤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為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為左僕射數為映畫事又

為所親求官昳不答延賞恚既復用即劾昳非宰相器
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
始昳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掊歛獻貢以中帝欲初諸藩
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為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昳乃八尺
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謚曰忠
盧邁字子𤣥河南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
正字以拔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
補闕三遷吏部員外郎以族屬容江介出為滁州刺史

名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二考薦紳高其讓改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下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令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

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即問固乞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緦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姻舊之之其從父弟起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

而亮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衮憬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娼前然主聽不一故秉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興區區霸天下盖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

李揆傳祖元道○舊書作元道曾孫

唐書卷一百五十考證